

佃介眉藝術叢書

主編 佃銳東

佃介眉書法之三

寶璣品集



佃介眉藝術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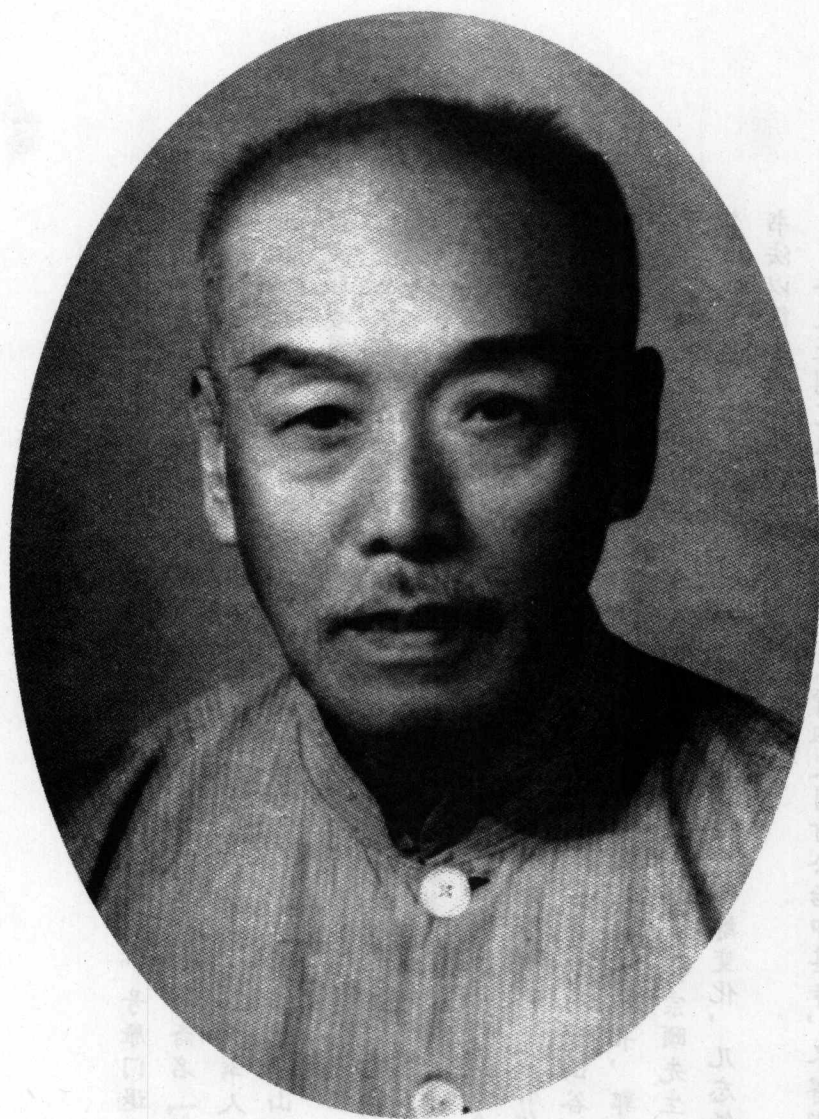
佃介眉書法之三

佃介眉 著

寶鑑品集



卧父介眉公卦翻



佃介眉先生(1887—1969)

公姓西，名介眉，字子介，号卧父，浙江嘉兴人。自幼习书画，工山水、人物、花卉、翎毛。早年师从沈尹默、吴昌硕等。曾任上海中国画院画师、浙江美术学院教授等职。其画风格独特，笔墨苍劲，尤擅山水。著有《卧父画集》、《介眉画集》等。其书法作品亦颇具特色，行草书尤为出色。公一生致力于艺术创作，对后世影响深远。

先生，小名介眉，浙江嘉兴人。自幼习书画，工山水、人物、花卉、翎毛。早年师从沈尹默、吴昌硕等。曾任上海中国画院画师、浙江美术学院教授等职。其画风格独特，笔墨苍劲，尤擅山水。著有《卧父画集》、《介眉画集》等。其书法作品亦颇具特色，行草书尤为出色。公一生致力于艺术创作，对后世影响深远。

祖父介眉公传略

祖父介眉公，名颐，又名寿年，字介眉，以字行。号雁门退士，十一郎，荻江居士，艺蔬道人，梅道人，丁亥人，年青时自号眉生，晚年自号老眉。斋名『夏园』、『宝籀斋』、『印香室』。一八八七年（光绪十三年），农历丁亥年端午节生于潮城一读书人家。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日（农历乙酉年十月十四日）逝世，享年八十三岁。公是清末潮州金山中学堂首届学生。生前为汕头地区文联委员，潮安县政协委员，世居潮州市猷巷。

公从事教育、美术工作六十多年，一生以教学为己任，学子遍布海内外，有『一城名士半门生』之誉，不少还很有成就。公擅长书画诗文和篆刻，集多项艺术于一身，荣称『现代美术史上罕见的多艺兼擅的艺术家』。法古融古又别具一格，学识广博，人称『凤城才子』。其书法尤以隶体为精，师法《褒斜道》、《张公方》、《石门颂》等碑板，古朴俊整，苍劲豪放，为世人所器重。篆书追溯先秦及三代古器铭文，深得金石古韵。行楷得力于山谷、子贞神韵，别具风格。公少年时学书法甚勤，青壮年已负盛名。昔时城中铺号多为公所书，郭沫若先生莅潮时，见原『中国人民银行潮安县支行』的斗大隶体横匾时，大加赞赏。饶宗颐先生在《佃介眉先生书画集序》中赞其『书学尤功深，自漆书石室，靡不涉其藩篱，错综变化，几忘纸笔，直以心行而已』，给先生的书法以很高的评价。

公之篆刻艺术，初得家学，从曾祖父月汀公治印甚专，尽得指授。后入牧甫之门，潜心琢磨，得益倍丰，又取法古玺汉印，韵致盎然，造詣极高。篆刻精品曾自编《宝籀斋印存》，清末潮城学者饶锷先生曾作长诗《题佃介眉宝籀斋印存》盛赞。晚年又在篆刻名家吴华重、陈小桥先生协助下编成《印剩》《印剩续集》二册留世。二〇〇三年，西泠印社为先生出版的《宝籀斋印存》刊行。

公绘画纯属心意写成，丹青之术全靠潜心自学，得乡彦古贤名作之神韵，借助书法功力，篆

刻章法，构成古朴简淡、清疏而又颇有金石味的画面，无论山水花卉，皆臻奇妙。或清奇秀逸，或古朴荒率，笔法多变，近乎名贤神髓，又具自身风格。其精秀独特的指画更为艺界推重，精美指画《潮州八景》、《潮州好》、《宝籀斋先生指画十二帧》等是其佳作。近代我潮名士饶勋先生在题跋上赞扬其技法：「秀逸刚健中而含婀娜」。著名艺术史论家郎绍君教授评论先生的指画「墨色兼施，指到意随，苍浑古艳而稚拙，一派大匠风范」。长卷《富春山居图》是公山水画的代表作，潮郡名人石铭吾、林塘诸先生为其题词作跋，是付世珍品。学者楚默先生在《细介眉研究》一书中誉先生的画作为「近代文人画的绝响」。

公诗文著作甚丰，《亦是集》收录遗存诗什近五百首，多为叙事、抒怀，即兴，状物之章。文集《宝籀斋集》中，潮郡掌故风物记述亦详，用字遣词，十分精当，文采盎然。夜间每有佳句，常推被挑灯提笔记下，一生驰笺握管至终老。

公书画作品远播日本，（一九六六年初夏，公已八十高龄，还为日本友人书隶体楷体作品二件）澳大利亚，特别是香港、南洋、岭东地区为多，流传甚广。劫难期间，公之书画佳作、诗文稿及祖遗珍贵文物被劫掠毁坏几尽。二十多年来，其书画遗作经多方搜集、发现，多次在国内外展出，享誉甚著。书画精品被国内多家博物馆、文化单位及藏家收藏。书画篆刻作品刊行于《潮汕国画家选集》（香港汕头画苑出版社），《宝籀斋印存》（西泠印社），《细介眉书画集》（岭南美术出版社），《细介眉画集》（人民美术出版社）等。名字刊录于《潮州志》、《广东历代书法图录》、《中国当代书法家辞典》、《中国名家书画收藏》等多部辞书。遗作专集传世还有：书法《两千文》、《汉隶别体》、《课徒隶书册》，诗文集《亦是集》、《宝籀斋集》手迹等十多种，合编于《细介眉艺术丛书》；还有画册《五十年前手踪之作》、《夏园清课》、《仿古山水册》等多部，皆公一生心血结晶，洵可珍贵。

公毕生致力于传统书画篆刻艺术及教学，掌书握管，兢兢业业，孜孜不倦，晚年用笔尤勤。对求艺求教者悉心相待，尤其关心好学贫穷的学生。平易近人，淡薄名利，其篆章《高卧谢浮名》，名画《竹·身偃节不偃》是其明志之作，而公之高风亮节可见矣。

值公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际，敬谨拜笔，以志永念。

二〇〇七年丁亥新春 长孙细锐东修撰于宝籀斋藏珍馆

略论佘介眉书法

《佘介眉书法》总序

黄君

今年是潮州佘介眉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华艺出版社隆重推出一函八册《佘介眉书法》，以文献的形式展示佘介眉先生这位前辈书法家非同寻常的综合才能和艺术修养，为当代书法同行提供一份学习、借鉴的好资料。

中国书法是以汉字为『根基』而生长起来的艺术，所以书法家的文化修养历来是制约其艺术成就的深层原因。佘介眉先生身兼众艺，其画山水格调清雅，独具风韵；其印出入秦汉，古而能新。本集所收翰墨八种，按其功用特色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作者自书诗文，包括《亦是集》二种，《宝籀斋集》和《曼痕》；一类是具有书法学术价值的隶书研究著作《汉隶别体》和书法教学范本《课徒隶书册》；而真、草《千字文》两种和《隶书朱子家训》则是其晚年两件重要书法代表作，不仅反映其书艺水平，也体现其寓教化于书艺的思想，值得认真加以领会。

佘介眉先生诗文兼能，所作亦复不少。诗承晚清遗风，具学人特色，楚默先生有专文论之已详。《亦是集》《宝籀斋集》保存其诗文手稿原作。先生为文多涉乡邦文化，故如《曼痕》这样的作品同时具有文史资料、诗文欣赏和书法艺术多重价值。

佘介眉先生书法，楷、行、篆、草皆有可观，其楷书承民国以来流风，亦多碑意，其特色在参入草法，略见山谷余韵。《楷书叙古千字文》不仅展示其晚年楷法风貌，更为我们提供了一篇鲜为人知的《千字文》。佘公草书结字规范，笔法清瘦，仪态颇为别致。佘公是治印高手，且精解篆法，故偶作篆书，颇为精妙。

笔者以为佘介眉先生一生书法追求，尽在隶书之中。故隶书最能代表他的书

法成就。此集所收以隶书最多也最精彩，颇能反映其书法的实情。

隶书在中国书法中是一种易写而难工的书体。因为隶书结字横平竖直，规律明显，很容易掌握，这是一般书法家往往能写隶书的直接原因。但纵观书法史，尤其观察当代书坛更可发现，真正把隶书写好，使之具有较高审美价值，难度是相当大的。许多以隶书名世的当代书家，其实所作不免流俗，波画平齐，千篇一律，沦为美术字。

佘老隶书可谓功深体裕，骨气洞达。因其融铸篆籀行草笔意，故其笔法凝重而又灵活，苍浑朴拙，古意盎然；又其精研汉碑百种，著《汉隶别体》，于隶法别构熟谙于胸，故其结字体裕而多趣，变化多端，雍容华贵而一无俗韵。书法是一门程式化很高的艺术，而它的生命却在程式化的背景下展示丰富的变化，在非程式化的情趣宣泄和心性流露。这正是佘老隶书难能可贵处，也是其隶书艺术价值所在。分析佘老隶书艺术的成因，既是功力所致，也是才情所系，没有他数十年精勤执着，不可能把隶书写得如此娴熟而富变化，没有他的天赋才情，不可能把以横平竖直为基调的点画线条处理得如此美仑美奂，隶书意态也不可能如此瑰玮多姿，出神入化。

佘介眉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书坛一位不应被忘记的书法家。

二〇〇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于漕源蛰居

细介眉藝洲叢書

湯錫坤題



湯錫坤先生 題簽

诗书画金石四绝为吾潮
文艺先驱

介眉老师诞生一百二十周年纪念

二〇一六年七月九日老蒯王兰若题



王兰若先生 题辞

大
空
足
音

選
堂



饶宗颐先生 题辞

沉
汕
德
立
日

介眉先生建仁展

王学仲



王学仲先生
题辞

騰氣揚波
蒼渾古雅

奉題 佃介眉先生墨法

丙戌陳永正



明
德
惟
馨

佃介眉先生诞辰百二十周年纪念

杨臣彬



杨臣彬先生 题辞

不囿于法 缘情直书

——读佘介眉先生《宝籀斋集》（代序）

曾楚楠

佘介眉先生之诗词书画，人多知之。而其文笔则因文集迄未刊出，故知之者鲜。近蒙其贤孙锐东兄赐示乃祖《宝籀斋集》手书复印稿，披读之下，有不能已于言者，因就管见所及草成此文，以就教于读者。

平心而论，佘先生在诗文方面的知名度，似稍逊于篆刻、书画。究其原因，或可归结为二方面：客观环境与自身条件之所限。

自清季废科举（一九〇五年）至潮汕沦陷（一九三九年）前，即佘先生十八—五十二岁的三十七年间，潮州古诗文领域曾有过一个相对繁荣的局面。其时，『五·四』新文学运动虽然亦已在潮州推广且影响日深，但在文化古城中，文言文仍有深厚的根基和使用场所：报刊上刊发的文章，仍多用文言，起码亦是文白参半；文言尺牍依然是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在社会上，尺牍仍是衡量一个人文化水准高低的重要标准，甚至成为商家、政界以至各界雇员的先决条件之一……正因有了这样的沃土，潮州（包括居潮的外籍人士）很自然地会涌现出一批批古诗文的佼佼者，如丘逢甲、康咏、郑国藩、温丹铭、黄际清、王慕韩、萧汉卿、陈芷云、刘仲英、石铭吾、饶纯钩、杨光祖、蔡兰生、郑蕃之、戴贞素……而佘介眉先生正是这个精英行列的一员。

对其时潮州古文界的情状，饶锬先生在《郑蕃之墓志铭》中有过精辟之描述：

吾邑自宋明以还，名卿硕儒、忠义直谅之彦代有其人，独文章之学，倡之者既寡，而为之者又囿于见闻，相安孤陋，于古人为文义法，往往莫知其然，故历时绵远而潮人

无寸简见称当世。近十年来，揭阳姚君慤（按，即姚秋园）先生始本其所闻马通伯、林畏庐诸老之绪论，以桐城文派倡导学者；而潮安王慕韩先生则孤立崛起，亦以古文为后进启示径涂……由是承学之士，闻风兴起，稍稍知古文之为可贵。（见《天啸楼集·卷三》）

可见，其时潮州之古文界，不但有众多的俊彦，亦有各种不同的流派。而在『闻风兴起』的文士中，佃先生是比较特殊的中坚分子，但却非领军人物，这是因为：

1 辈份较低

在上面开列的名单中，属本土的拔贡生萧汉卿先生是佃先生的舅氏，贡生郑国藩、黄际清以及王慕韩诸先生都是金山中学堂的教习，郑、王二氏还任过金中的校长，而佃先生却是该校的首届毕业生。在论资排辈的学界，佃先生自然不敢僭越，而社会地位亦确实不及这些师长。

2 阅历较浅

佃先生从金山中学堂毕业以后，其足迹基本未超出粤东地区，而同辈人如饶纯钧、石铭吾、郑蕃之、蔡兰生等先生则大多负笈京、沪，甚或远涉重洋，在人生阅历、社交活动、学术视野等方面自不可同日而语。

这两方面的局限，难免会影响到佃先生在当时文学圈中的地位。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上世纪三十年代文献中得到一些印证：

郑国藩先生在《李仰莲国文专修馆序》中说：

今世局日新，文体日变，华变而质，雅变而俗，至演而为语体文、语体诗，而变迁极矣。昔人为文，弊在以艰深文浅陋，今人为文，转欲以浅陋胜艰深也……吾党以文鸣者，推慕韩王子为巨擘，若温君丹铭、饶君纯钧，亦一时之选。（见《似园老人佚存文稿汇钞》卷六）

饶宗颐先生在《天啸楼集·跋》中，在历述其先君饶纯钧先生一生劬劳于学术之后说：

故将其（《天啸楼集》）草稿略为编定，别为文四卷，诗一卷，而遵先君临终遗命，

请郑晓屏（国藩）、石维岩（铭吾）、杨光祖、蔡兰生诸乡先生重为选校而梓行之。

他们均未提及佃先生的名讳。

其次，如果将《天啸楼集》、《似园老人佚存文稿汇钞》（简称《似园文存》）与《宝籀斋集》的篇目分类进行比较的话，我们亦可于中得到一些启发：

分类	书类	启类	记类	传类	寿文	序跋	志铭	哀诔	其它	合计
《似园文存》	八	七	一四	二九	一八	四一	八	三		一二九
《天啸楼集》	七		八	三	三	二四	六	一	三	五五
《宝籀斋集》	二	一六	一	一		二三		一	七	五一

三本书中，都以序跋类比例最大。但前二书中的序跋，大多是应邀为各种专著或各界显达的事迹而撰写，像《似园文存》中的《金刚经研究会序》、《潮州先正丛刊序》、《何公使子莪先生使东述略序》、《墨子经济思想序》等；《天啸楼集》中的《心经述义序》、《曾氏家谱序》、《昼锦堂诗集序》等。《宝籀斋集》中则多为一些《同学录》、私家小筑、斋舍、市隐、古玩而作，像《跋市隐》、《跋汇斋》、《跋化石》、《跋复书题斜川居士古玉印》等等。其内容的「分量」相对较轻。

再者，是前二书中的记传类，即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的如碑记、传记一类的作品，在《宝籀斋集》中几乎阙如。但那些代各种社团撰写的募捐缘启类文章的数量，却以该集为最。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潮汕沦陷前的三十几年间，佃介眉先生不属于潮州古文界的象牙塔尖式的人物，而是一位更贴近于民众社会的文士，他的作品亦因此而更具特色与价值。

二

饶锬先生《答某君书》曰：

夫文章之事，盖难言矣……而大别言之，不越二端：一曰散文；一曰骈文。是二者虽宗派各别，旨趣互异，顾其所以为文之法，莫不有一定矩矱存乎其间。故为文章者，首

重义法，次论至不至。精于理，工于言，而又深以法，文之至焉者也。（见《天啸楼集》卷二）

为文讲求『义法』，是桐城派的主张。细言之，则须『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并重，以臻『文以载道』之境界。如前所引述，其时姚秋园先生方『本其所闻马通伯、林畏庐诸老之绪论，以桐城文派倡导学者』，故桐城派之主张，实际上已成为潮州古文界之主流意识。

桐城派之文学主张，自不宜全盘否定。但过分强调『文以载道』，势必削弱文学作品率性抒情之基本功能。所以王慕韩先生才会『孤立崛起，亦以古文为后进启示径途』。而佀先生亦属径途另辟者。其《题湄江集》谓：

余作画不囿于法。荆浩之奇峭，关仝之古淡，道子之有笔无墨，项容之有墨无笔，未尝一存于胸。偶一披素，浓者淡者，疏者密者，油然毫端间，不知其何所自。

如此率真之性，当其行文之际，自然亦不喜受『义法』所拘羈。又因自幼受舅氏萧汉卿先生之影响，喜韵语、耦语，因而《宝籀斋集·夏园小稿》的五十篇文章中，骈文占八成以上，而且在少数几篇散文中，亦很难见到『义法』的痕迹。像《遇雨》一篇，即景即情，随意抒写：

……已而风雷夹狂注至，斜飞乱舞，溟蒙若混沌之态，人皆谋避。余伞折，泛洒无可隐，水漫跬步，狼狽强前，得入山庄，然衣履尽濡，自亢以下，无不凛凛慄慄，风来尤甚。余稍旺尚不堪，况老弱乎！未几云敛雨霁，晴辉照人，山翠而林烟亦解，刹那殊观，岂造物之播弄耶？……

像这样的文笔，清新自然，酣畅流转，诚所谓『油然毫端间，不知其何所自。』倘以『义法』『载道』出之，又焉可得？

即使是须严遵『骈四骊六』矩矱的骈文，佀先生往往亦缘情直书，虽亦使事用典而不改其跌宕流转之本色。这里，我们不妨对读二篇题材类似的骈体募捐缘启的开篇部分：